



石與茶室

Yan-lin WU



18th JUL,2020

•

28th JUL,2020

---

國際藝術網絡跨越學習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in Art Net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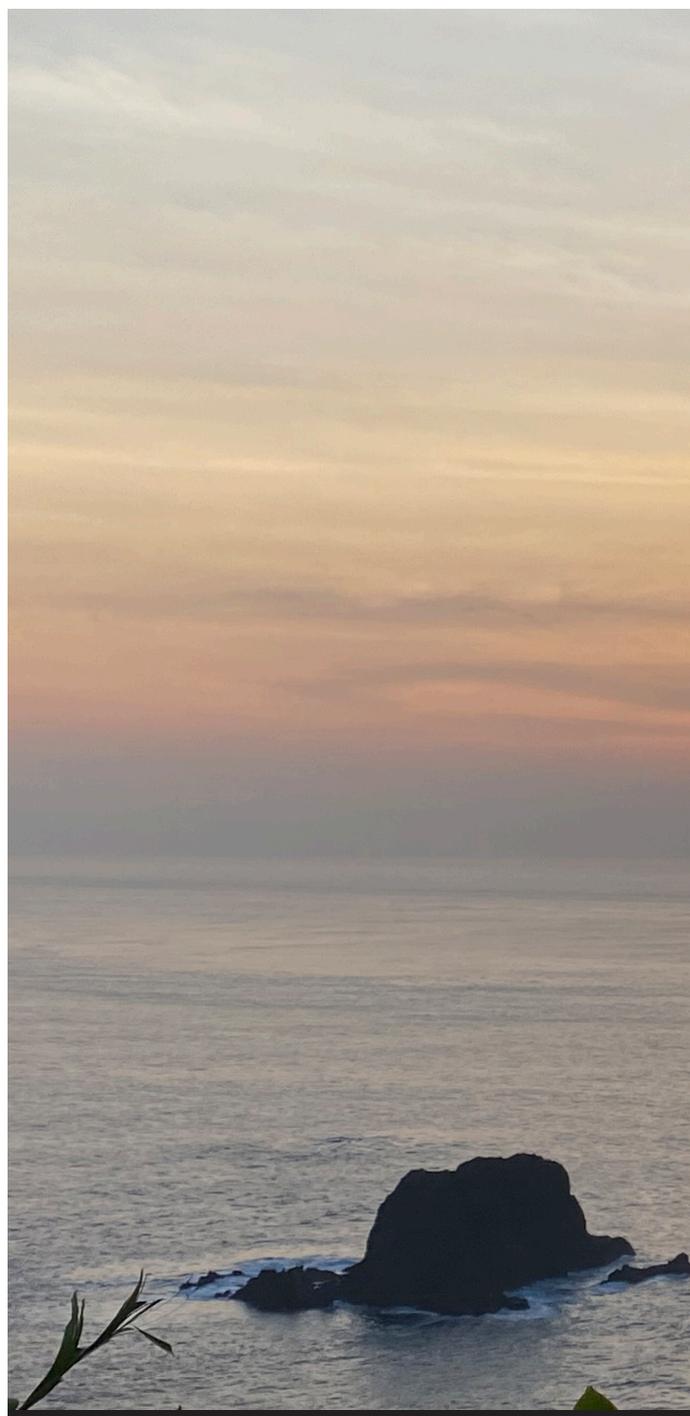
**台北人**，身為一個從小到大的角色。一直是處在這樣一個往往被人們冠上 " 天龍 " 的單位，我們往往在碰到假日等，一抓到各種機會就想要往遠離城市的地方遠行。

那像是某種已經成為習慣上的奔逃，久而久之其實也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在逃避什麼，是在逃避鋼筋與混凝土的牢籠嗎？或是在向一個螢幕與電子的反方向跑去。

台東我想就恰好是一個例子吧。我們向一個姑且可以被認為台灣最後一片淨土的踏足，尋找一個靜謐的自我空間，然而，諷刺的是來到此地的我們卻總是以一個居高臨下的，仿若來到異邦的來到台東，宣稱著 " 是的，我要在這裡放鬆自己 "

在建造的舒適的同時，似乎也資本工業化的將這裡做為一個規劃區的藩屬地，組建一個像是專屬的大型度假區、遊樂園。

日常的東海與原石





**你說：**日出和日落是生命中唯二需要用我們這凡人的肉眼體會的事物，用我們這渺小的雙眼，用生命的短短幾秒鐘，去看去感受千萬年不變的常律，這是你距離你景仰的對象最接近的時候，也是你離生命的起源最近的時候。

能夠以這樣柔弱的軀體，貪婪地用眼球搜刮大半個天空，這堪稱是你能做出最為放肆最為荒謬的事情了。

再也沒有其他時間會讓你停下來好好看著太陽了，或許唯有在你的生命最後走向盡頭時，如果你足夠幸運，你還有機會再看一眼和年輕時看到的相同的日落

# 海穗

台東有一些很美的地方，是別的地方所不能想像與企及的。

這裡的海，像是和陽光一樣灑遍了這裡的每一處角落。

你常常會想，說不定繪本裡的畫面和吟遊詩人唱著的那些都不過是一紙畫面，

然而在台東，當時間與海在屬於你的時間交匯的剎那，

你會知道那些傳唱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實，當你置身進了如幻的空氣中，

成為了能夠久遠留在瞳孔的畫面的一部分 .....









全  
世  
界  
的  
泡  
沫

這一生沒看過如此清澈湛藍的顏色。

海浪翻滾的時候，幽冷的綠松石色可以透著浪花在水面下透出，  
珊瑚礁的浮影就這樣透著光



這裡的貓似乎比人還多，  
牠們就像小型的摩托車  
一樣，  
時不時地  
就會從哪裡竄出來  
而且到處都是。





這裡是一個可以建造傳說的地方，  
就算這裡的海洋傳說有多麼的浪漫美妙，  
卻一點都不會為人起疑，  
因為在這裡的光，

可以令所有的故事都有了根據與意義。

再多的詞彙都不足以形容那一刻你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的剎那。

---

是真是假都已經不再重要了，當下的感受會和浪潮一起沖刷此生的視覺記憶。

很難說這是矯情，在深入瞭解事情之後會想有所作為是一個本能式的反應，我該怎麼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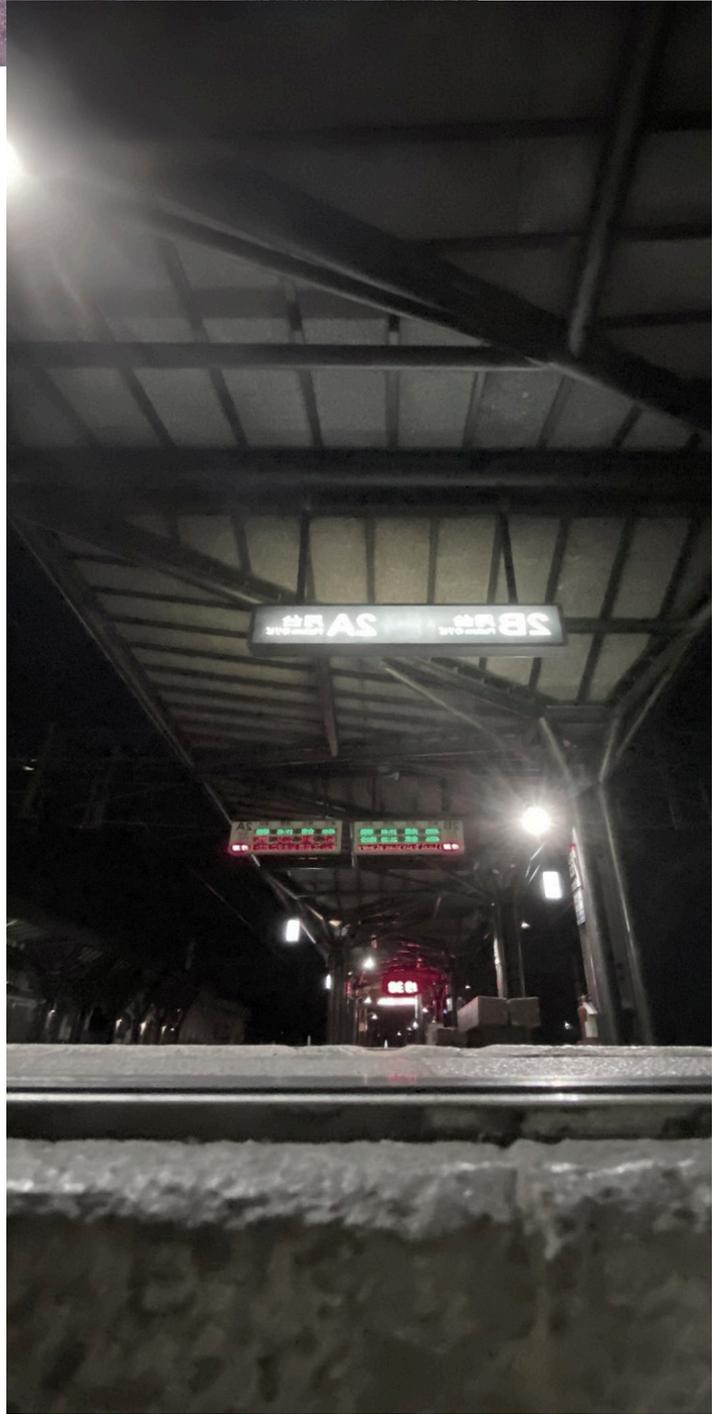
不斷的思考像這樣的問題，我們無法帶來食衣住行一般實質的基本需求，我們沒辦法像利用科技一般明顯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甚至沒辦法僅僅依靠作品或藝術理論像理解知識一般解決問題，那麼藝術家的存在是為了甚麼？如果藝術只是單純提供並且表現藝術家的私人想法是否太過侷限？藝術家的定義是會隨著時代與情境不同而轉換的。

在這裡，達成行動或許不會是第一步，但絕對是目標的起點。能夠透過藝術，讓作品挾帶著對社會的期許和希望；當社會現況經過藝術的詮釋，試圖引發普羅大眾的認知，或許能在藝術中累積改變的能量。藝術，看似最無用的一種信念，卻是引領人類精神的燈塔。

在這次的台東旅行中我帶了 8 幅小張的抽象流體畫作品，分別代表了我對台東原先的印象，在我抵達某些 " 印象 " 地點時便將作品拿出並以此和當地民眾對話，包含了他們對自己家鄉的印象，最近過得好嗎？為什麼願意停下來？是因為作品吸引到你嗎？

在結束之後便將作品裝框送予訪談者，並將訪談內容作簡短的紀錄，也是在這些時候，我對台東的印象有了大相逕庭的改變。





談台東的定位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從臺東來和臺北做比較幾乎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呼應世界某些國家都市與邊陲的議題。台東作為台灣最貧窮的縣市之一，美其名被稱為臺灣的小瑞士，然而台東地廣人稀，22萬人口僅佔台灣1%，是台灣人口最少的縣市，但土地面積卻高達10%，因此人口密度屬於全省最低。以及基本建設不足，教育資源貧乏的根本原因。加上原住民酗酒、嗑藥、隔代教養等種種社會問題，

以至於原住民的意外死亡比率較平地住民高出一倍，平均壽命71.6歲，較台灣地區人民的79.82歲，低了8歲之多。窮困，知識水平差，教育素質低落，缺乏向上的社會移動力，形成了典型的貧窮陷阱。(摘自獨立評論，鄭志凱先生於2017.02.22撰文)；姑且先不論這樣的別稱。臺東的困境從交通、醫療、甚至到教育相關，其實一切的問題皆導因向了經濟。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市化的人們希望能保留未經

過多開發的美好，相反的居住於那些地方的人們卻希望能盡其所能的開發與建設。觀光客、商人、以及為了台東純樸的風土人情，不疾不徐的生活步調來此的藝術家或退休人士們為主要進入臺東的來源。來到臺東的人們不外乎是為了追求臺東那彷彿減緩壓力的步調；然而臺東的居民卻不曾停止擔憂自己身處的家鄉而感到的壓力，深怕跟不上都市那急促的步伐。

臺東住民的自覺

台東的主要經濟來源為觀光業。換言之政

府首重也是觀光，這次旅行踏查中所看到的概括來說背包客棧、民宿、飯店等等，觀光市場上相當飽和。

然而在顧慮推展觀光的同時，必然會相對影響甚至壓縮環境上的保護，管制民眾遊憩範圍，卻導致客流量的堵塞與不良體驗經驗。{ex 富岡漁港與富山護漁區為例「一邊要衝遊客數，另一邊又要總量管制」---蔡中岳}在這部份上的拿捏的確需要各地方政府以及景點的商量和協調。

計畫處長余明勳表明，台東的願景是成為「國際幸福城市」，而在過去的分區座談會中，發現民眾最在意的還是交通、醫療、教育、農業等課題。在各部門經費需求比例上，在帳面上，交通與農業的經費需求最多，其次是基礎建設、文化與觀光。副縣長陳金虎期望藉花東基金提案內容提升縣民平均餘命、減緩人口流失。然而，民眾還是不願買單。

「提案實質內容的比重仍偏重在觀光」，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分會長林義隆直指，「對各面向現況的評估還是看不到；台東需要各方面的發展，縣政不應只重觀光客，而排擠在地居民的垃圾清運、水資源、醫療跟緊急救援等社會成本。而台東最大的優勢是生態資源，不應被犧牲，否則台東變成跟其他地方一樣的時候，還有競爭力嗎？」(摘自台東發展只提拼觀光？公民批忽略環境、文化在地連結 ---2015年4月23日台東訊，特約記者陽雨山報導)

乃至於臺東縣政府規劃原住民群體的方式、計畫臺東地區孩童學習觀光旅遊相關教育以

及讓原民學生提升英文而非振興母語，教育資源的落後和盲點同樣導致基層教職無力與受限制，連帶影響偏鄉學生受教資源。

其實身處臺東的民眾也普遍反應既有提案太重觀光、輕忽環境、文化及民生層面。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著) 一書中提到，國家興盛與否的關鍵並不來自命定的地理因素、傳統文化、甚至是宗教皆不是主因。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

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臺東的問題並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輕易帶過，然而臺東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盤根錯節，經濟、政治、社會風俗、環境、資金種種因素相互糾結，並不能以短期的政治操作造成根本上的改變，偏頗的資源配置以及不良的分配與浪費，在地民眾的處境只會越加的窒息。如同對於偏鄉兒童的教育一樣，有些事情如果從頭開始改善了，下層也會跟著好起來。我想以陳爸這位在臺東創立孩子的樹屋，這位扛起了所有偏鄉孩子人生的偉大爸爸說的一句話作結

" 很多問題，是沒有找到對的方法。救濟不會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問題。" 當我們以規

劃者的姿態指導被救濟的地區，凡事都有現成的答案，反倒不能謙遜地摸索試探最能適應當地環境的方案，時間久了，自然失去本地人的信任。







我難以忘卻這裡的海，或許某一天海水將會淹沒、或許將會乾涸；然而記憶不會。